



椰雕作品《喜得佳偶》

Wh 文化观察

传统手工艺：曾拥有辉煌岁月

海南的传统手工艺最近在国内屡获关注。先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海南椰雕省级传承人、海南省工艺美术大师吴名驹创作并代表海南参加评选的椰雕作品《喜得佳偶》和《三月三的赞歌》在2015年第十一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荣获“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奖”金奖。随后，在刚刚结束的第七届中国国际旅游商品博览会，海南传统手织黎锦作品《禅织味》获得了2015年中国旅游商品大赛的金奖。

然而，在获得如此殊荣的另一端，却是椰雕工艺在当今的时代潮流中早已衰落的现实。不仅仅是椰雕，海南众多的传统手工艺几乎都处于如此的尴尬境地。一方面是政府积极的宣传和扶持，另一方面却是传统手工艺依然无法突破传承和发展瓶颈的现状。

椰雕、黎锦、制糖、制陶、竹编工艺、制盐……海南岛丰腴的物资，经过古今历代勤劳而聪慧的岛民们创造性利用，演变出众多令人称奇的精湛工艺。时至今天，在这个机械化盛行的年代，由于带着某种质朴而遥远的记忆，这些手工艺愈发显得珍贵，散发着来自历史深处的幽香。

富道村的椰雕，早在400年前就已经初现了。海口市龙桥镇的富道村自古以来是十分闻名的椰雕村。吴名驹是富道村椰雕传人文传述老人的最得意的弟子。少年时代的吴名驹拜文传述老人为师，在椰雕艺术的道路上一直坚持至今。对于这种美丽的手工艺，吴名驹十分痴迷。

几百年来，富道村的男丁们以椰雕手工艺谋生。在古代，这个村庄出品的椰雕甚至成为很多官僚显达者的收藏。1980年代，改革开放让富道村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收购商们蜂拥而至，抢购这里的椰雕产品。这些产品不但在岛内面向游客销售，很多还远销至东南亚一带。这种体现了海南文化精髓的手工艺术还进入了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和椰雕一样成为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还有黎锦。这种产于海南黎族居住区的纺织技艺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南宋名臣范成大所著的《桂海虞衡志》中记载的“黎单”、“黎幕”在宋代就已远销大陆，“桂林人悉买以为卧具”。而清末文人陆次云所著的《峒溪纤志》中就有记载：“黎人取中国彩帛，拆取色丝和吉贝，织之成锦。”

同样拥有悠久历史的古法制糖技艺，也曾经在海南的历史中有着辉煌的一段时光。在海南，唐代已有制糖业，宋代已成规模，清代土糖贸易尤盛，至解放前，海南收工熬制的糖条誉满全岛，远销广州、上海，出口日本、东南亚等，一直是海南主要出口的土特产。千百年的光阴中，制糖者已经换了一代又一代，唯一不变的，是那红糖的醇厚味道，让那岁月的风尘都变得甜蜜。

传承者：希望市场化能够挽救传统工艺

“我们村的椰雕加工早就没有了，从1980年代末就开始衰退了。”近日，当记者拨通海口市龙桥镇富道村一位



老人的电话时，这位老人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些许失落。

让人们遗憾的是，椰雕工艺当初的辉煌，如今却只能停留在富道村老人们的记忆里。

“在没有工业化生产的年代，椰雕最早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日用品出现。而随着更加便宜、方便的工业产品出现，椰雕的实用性也就逐渐被替代。时代在变迁，很多年轻人也不再有耐心留在村子里学习椰雕，他们更愿意出门打工。”在吴名驹看来，依然只是停留在实用性的椰雕，已经不再适应新的时代。而让他更加担心的是，是椰雕人才的难以为继，“虽然现在政府也经常组织一些培训课程，但是椰雕的学习没有个几年是很难学成的，因此那些短期的培训课程充其量只能培养一些技师，无法进行独立的创作和创意。”

和椰雕技艺一样，黎锦染织技艺也一度濒临消失的境地，2009年甚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为世界首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虽然我们的产品获得了金奖，但手工制作出来的产品市场却不怎么理想。”郭凯参选2015中国旅游商品大赛的作品《禅织味》是以传统手工织出来的黎锦家居四件套，但这类手工织出来的产品销售情况却并不理想，“虽然经过政府和各界人士的努力，黎锦的传承如今已经不再成问题，但由于制作周期长、成本太高等原因，制约着传统手工黎锦的市场化。”早在10年前，郭凯就成立了一家公司，推行黎锦的产业化，希望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推动黎锦纺织工艺的传承和推广。

和郭凯一样想通过走市场化道路挽救海南传统手工艺的，还有年轻的海南大学学生马昕彤。



当今的发展。

“传统手工艺的没落是大势所趋，在这个充斥着高科技的时代，我们不可能要求这些传统手工艺还能如以前那般辉煌。而是应该正视现实。”在指出这个现实的同时，陈海洋却并非抱着悲观态度，“正是认识到这样的现实，我们才能有所创新，另寻出路。传统的手工艺中所沉淀的文化和智慧，只要有所创新，就一定能够继续得以传承。”陈海洋认为，想要振兴传统手工艺，应该将其与市场相结合，“海南是旅游大省，但是在旅游商品方面却十分薄弱，将手工业与旅游商品进行联姻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出路。”

在刘荆洪看来，对传统手工艺实施生产性保护十分重要，“要将人才、财力和物力集中，根据市场需求预期制定生产计划，从而达到规模化的要求；要集中最优秀的民间艺人、相关研究专家，成立集中研发部门，在题材、内容、包装等方面推陈出新；要集中进行市场宣传推广和销售，建立专业完善的市场营销网络。”

“要发展传统手工艺，根据海南的实际情况，还应该顺应旅游业‘工艺品加工展演+批、零（销售）=旅游’的发展趋势。”刘荆洪以一些发达国家和先进地区的成功经验为例，“比如马来西亚，就会为游客提供参观锡工艺品加工销售基地的行程，游客可以现场参观其历史悠久的锡工艺品加工艺术，而成品商店就在加工作坊的一隅。”刘荆洪建议，海南也可以构建手工艺品加工参观游览景点与购物景点，“比如我们可以建立椰雕工艺品、黎锦工艺品加工参观游览景点，组织游客参观游览，将手工艺推广宣传与旅游购物结合起来。”

旅游专家：对传统手工艺实施生产性保护

“现在，这些传统手工艺在保护和发展资金、人才培养、市场营销等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海口经济学院人文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旅游研究所所长刘荆洪表示，资金的缺乏、人才难以为继、传播形式单一等问题严重制约着海南传统手工艺在



海口新坡镇南坡仔村

的手工扫帚颇受关注。

改地名要记得住乡愁

所以，保持地名的延续性，是具有历史价值的做法，当然随着朝代变迁，地名时常会发生变化，有时还规模很大，但那要么发生在历史的早期，要么改名归于失败，流传至今的，自身已带有约定俗成的文化属性，很难想象再去更改一遍了。

乱改地名，王莽堪称鼻祖，这位迷信的僭越者将未央宫改为王莽堂，把颍川、河南、南阳等古雅的地方改为六队郡，将曲周改为直周，改到最后他都认不出名字了。王莽被推翻之后，那些古怪的地名也恢复了原状。

在历史上，地名的更改往往伴随着避皇帝讳、疆域扩张、行政区划调整，大规模改地名的时候并不多见，但是也有。地名不是不能改，但要尊重历史，并起得有文化。比如把汝南郡改成驻马店，把陕州改成三门峡，舍兰陵而取枣庄，明明有正定、获鹿这么好的地名，非要用石家庄。听说河南鹿邑还想改名为老子县，幸亏是个玩笑，否则贻笑大方。

近年来的旅游热，是各地改名的一大原因，湖南大庸市改张家界市，云南中甸县改香格里拉，徽州改黄山，襄樊改襄阳，荆沙改荆州，都是这一风潮的产物。

改襄阳、荆州尚属拨乱反正（把荆州、沙市合并成荆沙，襄阳、樊城合成立襄樊，改名也真够敷衍潦草），改香格里拉和张家界未见得佳，把徽州改成黄山，可真是没文化到了极致，舍朱熹、胡适故里，而取一座山名，遮蔽了名闻天下的徽商文化。

地名更改，只是时代大变迁的一小部分，大量古地名的消失，更令人痛心。2014年全国地名普查发布数据，从1986年以来，伴随着城市化这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约6万个乡镇名字、40多万个村名被遗弃，永远地躺在了故纸堆里。而城市的的大拆大建“功绩”也所在不小，2013年民政部资料显示，1980年到2003年，北京消失的胡同地名近40%。空间地理和历史脉络，由于地名的消失而中断，正是文化消亡的一部分。

历史地理学者葛剑雄很久以前就呼吁慎改地名，他认为地名是中国的历史坐标，离开这些坐标，历史的空间就无法准确复原，国家民族和家族个人的记忆就会断裂消失。应保持地名相对稳定，改名要尊重历史文脉和民意，行政乱作为将不仅为当下添堵，也会令人耻笑。

黄永玉出书忆表叔沈从文：

他是我人生的标杆

者见面。

黄永玉与沈从文两家关系十分密切，沈从文的母亲是黄永玉祖父的妹妹，所以黄永玉叫沈从文“表叔”。沈从文在书中写，两家关系如此好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沈从文亲历了黄永玉父母的相识相恋，并且在两人相爱过程中扮演了“情书红娘”的角色，正是由于他的才气和帮助，黄永玉父母这对璧人才终成眷属。

沈从文黄永玉叔侄的故事已经有不少，沈从文是黄永玉写得最多、也是写得最丰富生动的一个人物。

黄永玉与沈从文之间不仅有感人至深的亲情情感，还有惺惺相惜的文化情怀。黄永玉将沈从文称之为“我人生的标杆”。

“黄永玉”这个笔名也是沈从文起的。与沈黄二人都有交往的李辉透露，一九四六年前后，黄永玉最初发表作品时是用本名“黄永裕”，沈从文说，“永裕”不过是小康富裕，适合于一个“布店老板”而已，“永玉”则永远光泽明透。从此，“黄永玉”这个名字得以确定，沿用至今，本名反倒不大为人所知了。

（北晚）



沈从文（左）与黄永玉（右）

Wh 文化时讯

阿乙、李洱回应纽约书展遇冷：门可罗雀只是玩笑

近日，一篇谈中国作家在美国书展售遇冷的文章《哪里是门可罗雀，简直是一个雀儿也没有》引起热议，也有文章反驳其并不了解美国书展。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

在那篇中国作家美国书展遇冷的文章中提到：当苏童、毕飞宇、阿乙三位作家来到签赠活动现场时，发现不但没有排队等待的读者，连笔都没有两杆。于是在场的几个作家开始自娱自乐起来，互相拿书给对方签字，然后取笑对方提笔忘字。忘了是谁吐槽了一句“门可罗雀”，苏童接口：“哪里是门可罗雀，一只雀都没有！”

作家阿乙是“遇冷”的主角之一，他的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英文版因为运输的问题，没能赶上签赠活动。回顾当时的情景，他说：“写文章的应该是位志愿者，我们也是当朋友聊天，没想到他把开玩笑的东西写进去了。苏童说的一只雀儿也没有，也都是玩笑话。如果专门去迎合读者的吐槽心理，随时有很多类似的文章可以写。”

中国作家李洱也注意到那篇写中国作家遇冷的文章，觉得写得有些片面，“读者人少跟门票的价格也有关，美国书展的门票要100多美元，而车展只要40美元。书展人很少，主要是订货和版权交易。”

李洱表示，据他所知，美国人不太爱读英语世界之外的书。从他本人的经历来讲，中文小说翻译成英文也不是一件顺畅的事情。

（京华）

调查显示

超8成网友自认常使用“网络低俗粗鄙语言”

近日，人民网舆情研究室发布了网络低俗粗鄙语言的报告。

报告指出，网络低俗语言的使用现象主要有三类，一是以情绪发泄为目的的网络谩骂，二是以恶意中伤为手段的语言暴力，第三则是以粗鄙低俗为个性的网民表达。

记者统计网站、微博500名网友观点发现，83.6%的网友表示自己经常使用黑名单上的网络语言；超半数网友对抵制不文明用语行动表示支持。

“天下第一长契”现身北京**长6.08米 系清代地契**

北京市通州区博物馆80高龄的老文物所长周良，在整理旅居通州区漷县的收藏家李烈钧女士收集的5万余张明清民国地契中，发现了一幅长6.08米的清代多联长契。

这幅从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收集而来的卖地契，最初由乾隆五十九年侯官县业主刘子敬购买，现存的首份契约缔结于清代嘉庆十七年（1812年），最后一份是光绪九年（1883年），是国内目前发现跨朝代最多、契纸长度最长、流转次数最多的地契，堪称“天下第一长契”。

据悉，通州区对收集的5万张地契文物极为重视，现正组织专家组对“天下第一长契”等地契文物进行整理登记，规划建设中国最大的古代地契博物馆。

（人民网）



关注
南海网
扫描二维码

Wh 南海评弹

■ 潘采夫

近日，在全国地名文化建设研讨会上，有专家提出要抓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慎重改名，地名要记得住乡愁。之前也有学者对改名风潮表示痛心，认为丢失了文化记忆，对此我很有同感。

我小时候家住濮阳，这已然是个古老地名，战国时期就有的名字。濮阳城外有座小村庄叫戚城，村里孩子有时会和城里孩子打架，二十年后我才知道，戚城这个名字，春秋时期是卫国的重要城邑，是孔夫子带弟子住过的地方。一座小小的村庄，竟然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名字仍沿用至今，这不是文化是什么？

十年砍柴曾到濮阳游历，这位历史学者对我掉书袋，什么郑卫之风、桑间濮上、城濮之战、澶渊之盟、八都牌坊，都娓娓道来，让我对家乡陡生几分骄傲。这些动辄千百年历史的地名，并非只是地名那么简单，其中蕴含着一个国家的传统基因和文化密码，使它不因朝代和政权的变迁而割裂，这也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几千文明能够延续的原因之一。

（潘采夫）